N 耐人寻味
Nairenxunwei

去看大好河山的年轻人

□叶倾城

暑假期间,朋友忽然问我在天安门看升旗的事情。当时我正忙,随口说:“太麻烦,那就别去了吧。”她毅然说:“不行。这是我一年前给孩子的承诺。”

去年《无问西东》大热的时候,她带上初中的儿子去看,孩子对清华一见钟情,立刻决定了高考目标,誓要进入牛人的行列。朋友心中暗爽,嘴上却说:“这志向太小了,你为什么不想上哈佛?”

不料,儿子板起脸来说:“清华已经是中国最好的学校。如果它不是世界最好的,只因为它的历史太短。做科研出成绩都是需要时间的,百年树人,大师也不是一天就能炼成的。”她第一次发现,儿子嘴角隐隐发青,是即将长出来的胡须。已经高她一个头的儿子,此刻以成年人的姿态,在庄重地与她对话。之前一整年,孩子都为了中考在拼。到了今年暑假,孩子是揣着好成绩出发的。

我另一个朋友向我苦笑:“我被抛弃了。”这个夏天,她上大二的女儿要去新疆支教。女儿的学兄学姐们和新疆的一些支教机构一直有联系,每个暑假都会去开短期集训班,让当地孩子们有机会听一下相对纯正的英音、美音,看一下物理、化学实验是怎么个玩法。

每一个去过的人,回来后都会感叹,原来连一杯奶茶、一块鸡排、一张可以无限量借书的图书证,都是一种福利,并不是人人生而有之。支教对体能、成绩、性格、口才都有要求。朋友的女儿知道自己被批准后乐得一跳三尺高。但无数问题涌到朋友的嘴边,问女儿:“你们去多少人?你懂什么,能做什么?有水吗?有电吗?有WiFi吗?”女儿终于忍不住大声叫停,她挺直腰板,像公司里新来的实习生一样,有板有眼地告诉妈妈:“一切都完备。当地的学生,从来没机会看到真人的英文戏剧。他们不会嫌我差,我也不用面对挑剔的观众,我们彼此给彼此机会。”

这位朋友被说服了。万里疆土,女儿会看到什么、领悟什么,又会播种什么、留下什么,都不是她能干预的了。当地图上的名词变成现实,当图片上的落日发生在眼前,她相信,女儿对“中国”的理解一定很不一样。

今年以来,我听到许多这样在路上探索、学习的故事。有人带着孩子进行古都之旅,将第一站定成了洛阳。两千年前周朝就建都在那里。他们将一路迤逦,终站于北京,在陈子昂说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处。另一队我认识的年轻人在延河之旁驻下站来。他们中,年纪最大的在读研,年纪最小的也不过是初中生。

这些事情让我想到,爱是什么呢?是想了解,想触及,想拥你入怀。爱人如此,爱国亦然。你怎能在这片土地上生长,不知道每一寸土壤之名?若你不曾用自己的双足经过它的每一条河流,你怎么能发自内心,轻轻地说:“我爱这一个美丽的大国。”

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以便奉寄稿酬。

Z 战“疫”诗束
Zhanyishishu

静静地给你写首诗
——送别张静静

□吕永清

一直想给你写首诗,
静静地写首关于爱的诗,
这爱,不是小爱,
而是一种人间大爱,
爱在迎难而上时,
爱在治病救人时,
爱在苦苦坚守时,
爱在春暖花开时,
爱在疫情消散、摘下来口罩,
无拘无束地拥抱家人时。

这样的爱多么的朴实,
这样的爱接足了地气,
可我前些天怎么就写不出来呢?
直让这首诗拖延至今,
才借助无边的夜色,
任点点泪光凝聚成泪滴,
打湿了自己的情感,
晶莹了静静的星月,
让我枯燥而苍白的文字,
多了一点点诗意。

静静地品读你的手记,
我读出了满心的敬意,
一个弱女子,
却能在病毒肆虐时,
挺身而出赴疫区,
参加了山东省第一批援鄂医疗队,
这本身就是一种壮举,
就是一种不容易。
要知道,她的丈夫还在援非,
家中还有刚刚五岁的孩子,
想一想这样的情境,
看一看你远行的足迹,
是谁在忍不住地抽泣?
是谁在长长的叹息?
又是谁点燃了一支烟?
在明灭之间的空隙里,
吞咽着一个难以接受的信息。

凯旋了,经历了生与死,
平安了,走出了隔离区,
这样的喜讯刚刚飞出,
你却在回家的前夕,
倒在了即将撤离的宾馆里。
那一刻,
你可还记得你说过的话:
“不停脚步,咬牙坚持!”
疫情那么重,
你都在坚持,
如今,你经过了隔离观察期,
马上就要回家了,
马上就能看见你的孩子了,
为什么就不能再坚持坚持?
知道吗?
得知你即将回家的消息,
你的父母正在家门口翘首以望,
你的孩子眼巴巴地看着远方喊妈妈,
她喊出了童真,喊出了童趣,
喊出了心中不能言说的蜜意。
还有,还有你的丈夫,
他还在万里之遥的非洲,
正为你能平安回家狂喜不已。

只可惜啊,只可惜,
经过全力抢救,
甚至是穷尽了余力,
你还是没能赢来转机,
静静地去了天国,
只让无限的悲戚,
充盈了天和地。
只可惜啊,只可惜,
大喜之后无归期,
转瞬之间泪如雨,
你这一去,
撕碎了家人的心不说,
还把功成未能还家的遗憾,
深深地埋在了人们的心底。
这遗憾,比天大,
这结局,令人泣,
“人已经没了,我还没有回家”,
你丈夫惊闻噩耗的一句话,
包含了多少绵长的情意,
就包含了多少无奈和绝望,
击打得人们差点儿窒息,
只能通过网络遥祭你,
只能在春寒中,叹息复叹息,
只能在回首中,追忆再追忆。

今天,是你的遗体火化的日子,
我不能再让自己在麻木中失忆,
毕竟,早就想给你写首诗,
在你想剃男孩头时,
在你全心救治患者时,
在你希望患者痊愈出院时,
在你凯旋突然陨落时……
想给你静静地写首诗,
不因你是我的近老乡,
而是你用平凡的人生,
见证了不凡的传奇,
而是你用以命搏命的经历,
诠释了“功成身退”的另一层含义,
常使百姓泪沾衣。
你还记得那句话吗?
我给你分下行,换一种句式
就会成为一句最好的诗:
希望从今天开始,
我们听到的都是好消息。
是啊,希望从今天开始,
人间再也无灾害,
每天都是平安日。

静静安息吧,
静静安息,
这就是我写给你的诗,
诗中有你浓浓的爱意。
赶走了病魔,
迎来了春日,
惟愿我们的家园,
天天都能和煦如春,
惟愿今后的日子里,
天天都有好消息。

爆米花匠:饥火爆出香味好 鼻花吹去白花生

早在宋朝时,古人就已将谷物放入锅里,通过高温高压作用,来改变食物的状态、口感,在新春之际,用爆米花来卜知一年的吉凶,姑娘们则以此卜问自己的终身大事。后来发明了爆米锅,使做爆米花更为简单,也就更迅速地传播开来。

做爆米花所用的原料有大米、小米、小麦、玉米、花生及豆类等多种。常见的爆米花是用玉米、酥油、糖一起放进爆米锅内,并封好顶盖,再把爆米锅放在火炉上不断转动使之均匀受热后,就可爆出可口的爆米花来。

爆米花匠一般走村串巷,挑着一副沉重的担子,装有爆米锅、一只旧风箱、一只小炉子、一节铁管子——连接风箱和炉子的气管等。爆米锅是生铁的,又黑又重,中间大,两头小,圆鼓鼓的,前头有个小把,是装玉米和放炮使用的;后面有一个摇把,上面还带着一个计温表。把玉米粒和糖精装进爆米锅,盖子扣好,然后找来一把麦秸,生着火。一手摇着支架上的爆米锅,一手拉着旧风箱吹鼓着煤炉,不断让爆米锅升温加压至所需度数,打开封盖,随着“嘭”的一声巨响,爆米花便装满了口袋。

爆米花匠在集市或庙会上,挑选十字路口处把风箱放下,把炉子和风箱连接好,一面销售用自己原料爆好的爆米花,一面来料加工。

爆米花匠挑着爆米锅、风箱及行李,四处漂泊,风餐露宿,走一处做一处,晚上找个稍避风雨的地方,铺盖摊开地当床,可谓席卷天下。而他们辛辛苦苦自食其力,没赚几个钱,还得看别人眼色,弄不好就被驱赶。

做爆米花是微不足道的行业,却也是一座城乡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一道风景。一些旅游城市为了让爆米花匠留下来,特意免费提供场所,让游客在游览中领略一种传统的文化,旨在把这些老行当中所蕴含的民俗文化能够永久传承下去。毕竟,还在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已所剩无几。

106